

在绿色的“战场”上

■ 奉云鹤

植的火热景象。

王立国平时干事风风火火,他最看不惯那种性格不温不火、动作慢慢悠悠的人。连队还真有这么个人——牛振杰。

“阿牛,你那块地开垦的速度都赶不上新草长出来的速度吧?”王立国的调侃,引来战士们的哄笑。牛振杰虽然姓牛,却没有牛脾气,他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后脑勺,加快了手上的动作。

没日没夜地开荒开垦,官兵十分疲惫,可笑声在这片密林里却从未间断。开垦荒地种植橡胶,打破西方国家对我国橡胶资源的封锁,于他们而言,是件顶光荣的事情。在那酷热的夏季,比阳光更加炙热的,是官兵胸膛里汩汩奔涌的热血。

垦荒的进度很快,已有大面积地段满足种植条件。于是,部分部队开始由垦荒转入采集胶种的工作。王立国的连队就是其中之一。

一

采集橡胶籽,不能直接从树上摘取,因为藏在果荚里的胶籽未成熟透。熟透的胶籽会自动落地,果荚炸裂,胶籽便飞溅出来。落地的胶籽要及时捡起,因为林间地面潮湿,胶籽搁久了会受潮膨胀变质。因此官兵需要日夜蹲守,席地露宿。

要大面积种植橡胶树,需要大量胶籽,目前缺口很大。“一粒胶籽,一两黄金”,那些灰赭色带花纹的鸟蛋状小颗粒,在官兵看来,比金子还珍贵。

一次开饭时间,林段边缘的一棵橡胶树突然响起清脆的胶果爆裂声。王立国与战士们几乎同时放下饭碗循声去找。很快,值班战士找到了两粒。但每个胶果都是三粒胶籽,战士们把草根几乎都要扒光了,第三粒却怎么也找不到。

“找到了!”王立国突然从地上跳起,流着血的手指将一粒胶籽高高举过头顶——原来,这粒胶籽不偏不倚掉进了穿山甲打的地洞里,王立国是用手把它生抠出来的。

为提高工作积极性,王立国把连队负责的区域划分到战士们个人,谁采得多就受表扬。

“阿牛啊阿牛,你这个‘牛’是蜗牛的‘牛’吧,蜗牛比你快不少呢。”直性子的王立国又说了牛振杰两句。牛振杰没有回答,仍然闷着头在找橡胶籽。

太阳挂西山,即将转入黑夜。王立国招呼大家稍作休息。有战士点亮了几盏马灯,挂在树上。

牛振杰还在树林里不停地寻找胶籽。

和战士们侃着大山的王立国,余光始终关注着不远处的牛振杰。突然,他站起身缓缓走到牛振杰身边,从口袋里掏出几粒刚刚捡到的胶籽:“阿牛,我赞助你几粒,能不能搞个第一?”

牛振杰愣愣接过胶籽,嘴唇嗫动了半天,还是没能说出什么漂亮话,只是更卖力地找了起来。

不久,又有几名战友先后来找牛振杰。他们偷偷地给牛振杰塞几粒胶籽,

三

夏日的万泉河坦然伸展着身躯,明媚、安恬又温柔。可一遇狂风骤雨,万泉河就变得狂躁起来。

那一天下午,雨淅淅沥沥地下着,不大。轮到牛振杰运送胶籽了,采集的胶籽已受了潮,必须马上送到万泉河对岸的种子转运站处理,不然战友们一天就白忙了。

牛振杰走到河边,平时渡河用的小船却不知去了何处。看着潮湿的胶籽,牛振杰想着游也得把胶籽送过去,不能让大家白忙活!他脱下上衣,用衣服把箩筐口包了个严严实实,下河向对面游去。

牛振杰的家乡也有一条河,在河边长大的他自然有一身好水性。快游到河心时,一道闪电划破天际,乌云越积越厚,还未等牛振杰反应过来,瓢泼大雨顷刻间下了起来。他不由得心里一紧——已经快到河心,与其返回,不如继续往前游!

离岸边还有30米、20米……牛振杰有些体力不支,但仍咬牙坚持着。在离岸不远处,他抓住了一根漂浮过来的原木,顺势被水浪推到了离岸仅有5米的地方。胜利在望,牛振杰紧了紧背上的箩筐,放开木斗奋力冲刺最后5米。

可就在这时,一股山洪从上游方向骤然冲泄过来,拍在河岸上激起巨大水浪,瞬间将他淹没……

牛振杰出发后,王立国一直忐忑不安。看外面越下越大的雨,他待不住了,顺着去往转运站的路飞奔到河边,可没有找到牛振杰。后来,他动员全连在雨中寻找了整整一夜。

第二天下午,他们在山洪消退了的河边找到了已失去生命体征的牛振杰——箩筐仍然驮在他的背上,里面的橡胶籽一粒没丢……

四

万泉河水奔腾不息,无数官兵洒下的汗水和热血,最终浇灌了海南岛第一批巴西三叶橡胶树。

那片土地上,无数垦殖军人经历了数不尽的苦难,经过不断的摸索实践,终于走上了科学种胶之路。不仅是先前开垦的部队官兵,还有数十万科学家、知识青年、农垦工人,先后在这片土地上战天斗地,共同书写了“东方奇迹”——中国一跃成为世界产胶大国。

如今海南岛的深山里,目光所及的崇山峻岭中,长满了一株株茂密的三叶橡胶树——那些林木挺拔高大,随着风摇曳着枝叶,发出沙沙声响。它们的老朋友王立国,自部队转业后又留在了当地的垦殖局,一直守护着这片土地。站在山头,风吹起他灰白的头发,他仿佛又看到了那盏挂在枝头的马灯——灯下是战友们亲切带笑的面庞和牛振杰弯着腰寻找胶籽的背影。

兵故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1952年7月的南国,骄阳似火,大地蒸腾。一支队伍排成长蛇阵,走在蜿蜒狭窄的路上。

一连连长王立国走在队伍里,军衣已被汗水浸透,连背上的行军背包都沾上了潮气。连续行军两个昼夜,他黝黑的脸庞掩不住倦意,但浓眉下的双目如探照灯一样穿过杂木林,注视着前方目的地。临行前与营长的对话不时在他的脑中闪现。

“我们要去执行特殊任务,种橡胶。”营长表情凝重。

“什么?香蕉?”王立国一脸疑惑。

“是橡胶,就是做胶鞋鞋底的那个东西。”

“这不是‘解甲归田’吗?”

“我们还是原编制,不脱军装,只是番号变了,任务变了……”

那夜,王立国听营长讲完任务的意义后,内心变得沉重又激荡。矛盾的心拉扯着他,可胸中热血仍催着他赶紧到新的战场去战斗。

—

橡胶,是用巴西三叶橡胶树的汁液炼成的工业原料。任何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要跟上时代的脚步,绝不能缺少橡胶。

20世纪50年代,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的禁运物资清单里,橡胶赫然在列。一些西方专家认定:在北半球,巴西三叶橡胶树绝不可能越过北纬17度线生存。

这个论断显然有些滑稽。早在1949年之前,海南岛和雷州半岛已经有了零星的小胶园。但对当时的中国来说,想自主种植大面积橡胶树并使之存活,是一个严峻挑战。

“不就是橡胶树吗,必须给它种出来,让他们瞧瞧咱中国人的本事!”刚从战场走下来的王立国,身上的血性又被激起。战争年代,他靠着这种不服输的斗志,带着战士们打了几次漂亮仗。这次,他显然把种植橡胶当成了一场特殊战斗。

不只是王立国,几千名官兵都和他一个想法。可抵达目的地后,战士们还是被眼前的情景弄得有些不知所措: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原始森林、次生林、灌木荆棘和草原的处女地,森林里藤蔓交缠,芒草茅草比人还高。更有猛兽出没其间,蛇、虫、蜂、蜈蚣等爬行、飞舞,有的甚至带有剧毒,隐伏在树石间。

团长把地图摊开,手指往某处一点:此地就是一连负责的开垦区域!领受任务的王立国,带着连队官兵开始在这片土地上“征战”。他们把枪架起,选一块地势较高的地方,砍去树木,把带来的帐篷拉开,就地扎营。随后,战士们便把衣袖一捋,直奔垦荒现场。

那是一个壮观的场景。大马力拖拉机碾向莽莽杂木林,灌木丛被轧平。尾随的官兵挥锄弄铲,俨然一派开垦种

健的豹子,穿过弹雨成功将弹药箱送至战友身边。当子弹穿过身体,他头上尚有团长手心的余温。耳边战友焦急的呼唤已听不真切,他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——我的任务完成了。

村寨里,父亲手里捧着热乎乎的“月饼饭”。此时,圆月悬挂在枝头,战友与乡亲们的笑语回荡在耳畔,他想——如此,怎么不算是团圆呢?

秋意渐浓。当故事遇见了秋,便染上了秋意,多了些意味悠长。此时,不妨赏一赏渐圆的月亮,听一听这些写在秋日的兵故事。

遇秋

■ 孙佳欣

海南岛幽深繁茂的山林里,巴西三叶橡胶树在风中舒展着枝叶。70多年前的夏天,一支队伍来到这片深林。官兵撸起袖子,挥舞着锄头,用青春和汗水浇灌出一片翠绿的橡胶林。在硝烟弥漫的山头,宝娃像一只娇

本版插图:赵建华、赵瑛鹏
徐金鑫
图片制作:陈新阳

长征

第 6231 期



月饼饭

■ 张长国

哪里错了?”

老兵说:“这里离我的家乡不远,这里寨子的老婆婆不能称为‘大娘’,年轻的女孩子才叫‘大娘’。对老婆婆应该叫‘娘娘’。”

文书一拍脑袋,恍然大悟:“怪不得那个老婆婆不理我!”

看这位老兵对寨子的习俗如此熟悉,连长便派他去和老乡们沟通。不大一会儿,老兵带回来一个打着赤脚、模样憨厚的中年人,他是这个寨子生产队的队长。中年人笑得亲切,只是满口的方言让人摸不着头脑。好在这位老兵能听懂,他说这位队长很尊敬解放军,

今日遇见了,高兴得很呢。随后,他向中年人说了连队想要住宿的需求,中年人爽快答应了。

连队进入了寨子,以排、班为单位,住进了村民腾出的干栏式屋子里。那时,父亲只有19岁,当兵刚满一年。他和几个战友正好住进了被文书问路的那个老婆婆家里。

月亮已经爬了上来,在浅淡清辉的映照下,父亲看见在房门上挂着一块写着“烈属光荣”的木牌。那木牌应该有些年岁了,红漆剥落,很是陈旧。父亲把这个发现报告了班长,不一会儿,连长也知道了。连长带着那个老兵来到

老婆婆的家,了解后才知道,她的丈夫是红军,牺牲在长征路上。连长沉默了,随后把大家召集到了一起:“同志们,我们必须要为老人家做些什么,否则就对不起我们头上的红星。”

皎洁的圆月又升高了些。父亲和几个战友躺下休息,月光透过窗棂,照在步枪的枪刺上,反射出一抹幽冷的光。父亲忽然想起,明天就是中秋节了。中秋节,该吃月饼。可远离家乡几千里,父亲不由有些想家,恍惚间,竟闻到了月饼的香气。也许是太疲倦了,伴着月光与月饼香气,父亲沉沉睡去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,在连长的组织下,

★ 短篇小说

生活,远比小说神奇

是夜,枪声渐渐稀疏,团长紧皱着眉头,望着前面不远处的山头,那里有一个连的战士在跟敌人拼死搏斗。

好在大队已安全撤出,他们的掩护任务即将完成。

突然,铃声大作,团长伸手抓起电话,那头枪炮声隆隆:“报告团长,我们的弹药打没了!”

团长刚想说什么,一声巨响,电话那头再无声响。

看着指挥所里唯一的一箱子子弹,团长沉声道:“得把弹药送上去!”

“可谁往山头送啊?团部只剩下3人:团长、参谋长、通信员。”

参谋长“啊”地站起身道:“我上吧!我有经验!”

他说着就去搬子弹箱。团长拉住他:“老伙计,你去不得,你是喝过洋墨水的人,珍贵呢。”

参谋长急了,平日和缓的声音也变得急促起来:“我不去送,还要你去送吗?我不同意!”

“就让宝娃去送!”

团长说着,转身朝正在不远处警戒的通信员喊:“宝娃!你不过来!”

“是!”宝娃个子小,风也似地跑了过来。

“交给你一个艰巨任务,把这箱子子弹送到山头!”团长摸了摸宝娃的头,命令道。

宝娃点头,扛起子弹箱,冲出指挥部,快步如飞,很快消失在了山坡上。山头,枪声如炒豆般响起来。

宝娃

■ 孟宪波

团长拿起望远镜,看着宝娃消失的地方,一语不发。

团里人都知道,宝娃是团长捡来的——团长捡到他时,他只有5岁,每次急行军走不动了,都是团长背着。经过多年锻炼,宝娃现在留在团长身边当了通信员。团长不偏私,常派宝娃去执行危险任务。

还记得那是一场遭遇战。通往指挥部的电话线被炸断了,负责通信的战士中弹牺牲。团长急红了眼睛,吼道:“宝娃,冲上去把电话线给我接好!”

宝娃答应一声,冒着枪林弹雨,好不容易把电话线接上了。往回返时,一枚子弹贴着他的头皮飞过去,在他头上拉开了一道口子。团长一边给宝娃包扎伤口,一边说:“宝娃,别怪我对你严格,谁让你是我带出来的兵呢?”

宝娃很争气,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。

这回,宝娃依旧英勇,他扛着子弹箱,冒着雨点般的子弹,义无反顾冲上了山头。

得到补给的战友振奋了精神,枪膛里又射出了愤怒的子弹。

可就战士们呼喊着冲下山头时,宝娃中弹了。

连长也负伤了,头上满是鲜血,可他顾不上自己,背起宝娃就往下冲。宝娃趴在连长背上,呼吸已然微弱。

随后,团长和参谋长赶过来了。参谋长把宝娃抱在怀里,用手捂住他胸上的伤口:“宝娃,你醒醒!”

宝娃脸色灰白,已没有了生气。

团长默默地为宝娃擦干净了脸,喃喃道:“孩子,你是英勇的战士,爹为你骄傲!”

说完,他站起身来,双脚并拢,给宝娃敬了一个军礼。所有战士都站了起来,立正敬礼。

看着牺牲的宝娃,团长想到了他还不是团长时的日子。

那时,团长还是木匠,娶了妻子,有个儿子。

美日子没过多久,小鬼子来了。有日他不回家,鬼子闯进来了。妻子被鬼子凌辱而死,死前那刚烈的女人硬是从鬼子身上咬下了一块肉。5岁的宝娃被母亲藏在菜窖里,得以幸免。

木匠埋葬了妻子,从菜窖找到了儿子,领着 he 上了北山——北山有一支抗日游击队。

埋葬了牺牲的战士和宝娃,团长凝视着那排新坟。月色下,山风呼啸,他久久伫立,像棵松。